

## 阳光洒进病房

□濮端华

父亲生病住院，我到医院陪护，每天和护士们打交道，几天下来就熟络起来。这些护士大多二十郎当岁，在我眼里都是些孩子。她们三班倒，每天工作八到十个小时。她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病人，完成各种各样的护理，抚慰各种各样的情绪，应对各种各样的险情。但她们把病人当亲人，对病患的痛苦体贴入微，对病患的照顾无微不至，对病患的叮嘱不厌其烦，对病患循循善诱。她们付出的是专心、耐心和细心，病人感受到的则是暖心、放心和安心。当我把这些真切的感受说给她们听时，她们却一个个腼腆得像个孩子。

小牟是护理团队中的一名骨干，这几天护士长请假，就由她代理护士长。她每天都要到父亲的床前嘘寒问暖，对父亲的治疗需求了如指掌。父亲声带麻痹不能讲话，有时耳朵又比较背，她就用笔写在纸上递给父亲。她写下的文字是那样温暖，总能让父亲对康复重振信心。聊天中得知，小牟卫校毕业后就应聘来到这家医院，至今已是第十一个年头。这些年来，她有过困惑，有过苦闷，有过畏缩，但病患的眼神和老护士的坚守让她一次又一次战胜了自己，从未动摇过对护士职业的选择。她说，护理工作虽然琐碎、辛苦、疲惫，但也历练人、磨炼人、修炼人。我把她的经历、她的故事转达给我的孩子，孩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突然冒出一句：姐姐真不简单！

小李来自安徽，是护理团队中比较年轻的一位。记得两年前父

## 夜市小记

□高郭语馨

傍晚，天边云似火烧。我手捧一杯柠檬红茶，漫步于河边，任温热的晚风吹乱发丝。

太阳落下仿佛只是刹那间的事情。前一刻，余晖还懒洋洋地泼洒在水面上，染红一片河水，不时荡起千层涟漪，摇成一地碎金。后一秒，太阳便已没入水中。

华灯初上。

蓦地，人群开始熙熙攘攘地奔向河西，摩肩接踵，去浅尝人间烟火气。

放眼望去，一条街都被各式各样的汽车所占据，浮尘在灯光下肆意地舞动。微微蹙眉，向前走去。面前是个精致的小摊——一张可移动的小桌子，两个小马扎，桌上铺着一块朴素而不失雅致的桌布。走近些，一个木质的九宫格内放着一串串玲珑小巧的食材，旁边则堆放着金边红壁的纸碗，被柔黄的灯光照映着，显得格外诱人。“阿姨，来一碗冷串！”“好嘞！”摊主麻利而不失热情地递给我一个纸碗，“随意挑哈。”

随意地挑了些冷串，滴上五香

亲住院时，就是由小李负责床位的护理。小李个子不高，皮肤白净，未开口先微笑，和善可亲，总让人如沐春风。她工作起来特别投入，也特别用心。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：每次给父亲量体温时，小李总要顺便摸摸父亲的额头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的回答出乎意料，更让我刮目相看：体温计显示的只是一个数字，触摸额头才能获得真切的温度。这个回答听起来稀松寻常，却一语道出西医和中医的本质区别，内含着标本兼治、中西结合的辩证法，看来这个小李真是不一般。

护工老晋，50多岁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大姐。老晋干护工已经20多年，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她主要负责打理病人的生活起居，比如擦洗、翻身、如厕、取餐、清除垃圾等。我看她给病人擦身时，总是先调试好水温，再将两条毛巾浸入水中，然后从头到脚，一气呵成，动作麻利又不失轻缓，病人的舒坦和惬意写在脸上。我想，如果护工也评技术等级的话，老晋一定达到了高级工水平。

像小牟、小李、老晋这样的护士和护工，在这个病区里比比皆是。她们纯洁、善良、富有爱心，就像一滴滴晶莹的露珠、一朵朵洁白的雪花，翩然洒落在病房。当我记下这段文字的时候，恰好一缕阳光照进病房，映在了父亲那渐渐泛红的脸上。我想，这些护士和护工的爱心和温情也正如阳光一般，洒向病人的心间，照亮病人的康复之路，让整个病房充满着生机，充满着光亮，充满着希望。

灯下漫笔

芬芳一叶

酱，令人迫不及待地想来上一口。与此同时，母亲去旁边摊位买了一碗冰汤圆，舀上一个，半冰半水的红糖汤与雪白的汤圆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却又十分和谐地挤在鹅黄色的勺子里。咬上一口，既有糯米的清香，又有红糖的甜蜜；金黄相间的花生碎，淡粉色的花形饼干与晶莹剔透的水晶啵啵静卧于其上，晕染出一片与夜市的喧闹。格格不入的宁静，慢慢流入心田。

路灯的光，迷蒙了夜色，温馨了通吕运河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渐渐觉得，灯光不那么刺眼了，喧闹不那么刺耳了，弥漫在空气中浮尘，构成了美丽的人间烟火气。不时，轮船鸣着汽笛从桥洞下通过，给这惬意的夜晚增添了几分乐趣。

正所谓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。热闹的夜市，尤其是在疫情防控与复市同步的特殊时期，更加多了一些期盼。

耳边依旧喧闹，却渲染出一分安详的岁月静好。



喜获 陈顺源

## 看海·听雨

□正平

曾在诞生过大画家高迪的巴塞罗那，朝南距离37公里处有一个海滨艺术之城锡切斯，看到一排排西朝 Bassa Rodona 海滩的房舍，很是羡慕了一阵。心想，住在这样的临海酒店，在露台上远眺海边景致，吹吹风、晒晒太阳，喝个下午茶，该是如何的惬意！

不经意，我也有了一个这样的神韵时空。

晨起，独自跑到露台上，昨夜还是黑漆漆一片的对面，成了海阔天空，让我情绪一震，眼前一亮。视线穿过比我们酒店低矮一些的楼房，近处的浅蓝、远处的深蓝在洁白天空下还是能分成两条鲜明的色带。此时静悄悄。

凝望，心跳舒缓许多。那一片叫作

心窗片语

凤凰的美丽海滨，此时既没有被火辣辣的阳光照射，也没有浮云遮挡。喝着清茶淡水，时而想想远方，时而又发发呆。此时此地，没有杂务缠身，也没人来打扰。心静、神定，无比安逸，分外清新。

前两日，刚看了一场音乐剧《告诉海》。此时此景，我要告诉海什么？

忽然，雨滴飘了起来，又渐渐地大了许多，看海不成那就听雨吧。

屏息静气，却听不到淅淅沥沥的雨声，或是渐多的人流增添了嘈杂。天也渐渐阴沉下来，然后，雨滴漂浮成了雾霾，天与海融合到了一块儿，乌蒙蒙一片，难以分清彼此。雨一时也停不下来的样子，又听不到江南常有的雨声。进屋去，让海和雨统统关在门外。

## 为自由的灵魂寻找精神的归宿

□陈建琪

玉兰一瓣

《云步》是葛芳的一部新作，《云步》由五个中篇小说《六如偈》《云步》《山月照》《垂钓声音》《归去来》串联成一部成功的优秀长篇小说。葛芳在《云步》叙述中运用了很多隐喻的创作手法，来揭示书中人物的命运。如此，我们用长篇小说的眼光来审视，她的第一卷《六如偈》就是部序曲。《云步》中的一些人物也将再《六如偈》中粉墨登场。评弹演员司文育，徒弟桂月，书店老板陈家洛，九仙观里的汪道士等，葛芳在《六如偈》里敲锣打鼓，吹拉弹唱，就是要请出她的主角萧岚出场。萧岚的惊艳出场，立即倾倒了众人。萧岚在《六如偈》中出场，作者卖了个关子又叫主角悄悄地退场。

当娴雅、文静、落落大方的萧岚再次显现时，已安排在第三卷《山月照》里了，而且这次萧岚回到同玄镇时，身边又多了一个小男孩，作者也特意不提萧岚的婚姻，她要让读者去猜去想象，真是戏如人生。

很多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会用诗歌的语言写散文，葛芳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用最独特的手法，就是用散文的语言写小说。文体轻盈、细腻灵动，在偏离传统书写方式中，从当代日常语言中找到新的语境。她的语言叙述独一无二，女性创作的特点非常明显，婉转隽永的情感与吴地文化相互辉映，弥散着佛性禅宗的“玄秘”意境。

在葛芳的小说《云步》中，我们还可看到她的地域性写作明显突出。《云步》中的人物活动范围，基本都在同玄镇上（同玄镇应该是葛芳生活工作的同里镇一带）。中国当代作家都有地域性写作习惯，葛芳也不例外地在她自己很熟悉的土地上，构筑起一个个小说中的现实世界。既是历史真实的，也是怀旧想象的，葛芳常说自己的喜欢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腾挪游移，梦境与现实，幻觉和真相，都在小说中来回穿梭与交织。他写出了亦真亦假，似假还真的艺术氛围。

归去来，你要去哪里，你从哪里来。在最后，萧岚与芹菱在西山孤岛上的不期而遇，坚定了萧岚远离那喧嚣的地方。萧岚要寻得一方清静地的念想，她的师弟何君华是重要的人。早几年前，君华逃离了城市，去了浙江桐乡的山坳里，在偏僻的小山村成了一名斫琴师，还娶了一个当地村姑，在宁静的山里，师弟君华生活过得像溪涧里的小鱼一样自由自在、悠闲惬意。

萧岚在西山孤岛上的几天生活感悟很多，她想人生无非就是一个过程，她喜欢在庄子青冥的长空中逍遥，在老子清静无为的山崖中放任自我。世间万千烦心事，大抵都会随着湖风涤荡开去。萧岚在这太湖中的西山孤岛上，感觉有一种清冷入仙之感，没有污染没有喧嚣，只有静静的湖面上白鹭飞过，疲惫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休息。她为自己自由的灵魂寻找到了精神的归宿。